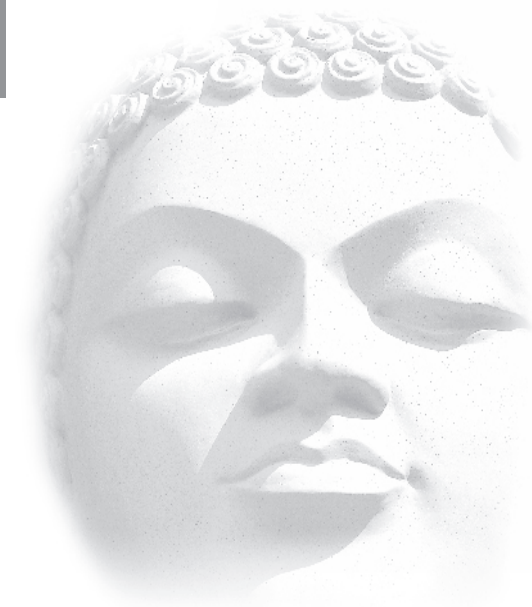


克念作聖

法施小錦囊

◎ 白雲



在法施學習中，無論是地方班、整合班，面對公眾時，面對大環境中，能夠透過第三隻眼(智慧眼)來洞徹世間的真相。希望大家都能夠心平氣和的來對應整個大環境。在此熱鬧滾滾，眾說紛云，百花齊放的社會，各個思想，各個學說，只要不侵犯他人，不犯法，他要想什麼，說什麼，都可以各自表述。今以幾點為法施人員之自我警惕：

第一點：處在現今的環境中，法施人員很有機會上口對談，但在此當中，要很留意，任何場所或在道場上，要大公以正，像《論語》上有說：「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眾星拱之」，以正心為基礎來面對，不可涉及政治，但要關心國

家社會，我們要以道、以正、以德、以公來關心社會國家，絕對不可涉及政治的言說，如此才能真正的轉化人心的偏頗。所以我們的關心要以道為出發點，要以公為基礎，以淨化人心，勸人為善，導向光明的建設，樂道的人生邁進，如此來關心社會，才符合祖師濟世化人的本懷，這是第一點要留意的。

第二點：處處是道場，時時是道場。主要是針對自己，對個人一定要克念作聖，要克己復禮。所謂「克念」就是降伏自己的念頭；「作聖」是絕對要成聖成賢，所以，六祖惠能大師在黃梅，禮拜五祖時，六祖很大方，很坦然的回應五祖說：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」，同樣的，法施



人員也是「時時是道場，處處是道場」，要克念作聖，所以要時時自省自治，時時檢驗反省自己，自己要調理好自己心性，管治自己。

所謂的道場，**直心就是道場**，因為直心就是沒有虛偽的心，在《維摩詰經》裡所闡述的道場，其意非常廣，他說：**發心是道場**；就是有發心的行動，有發愿的力量，去做了，能辦事了就是道場。

深心是道場；深心就是深沉我們的心性，能夠增益無上的功德。**佈施也是道場**；布施是不望報。**菩提心也是道場**。菩提是清淨無錯謬的。**持戒也是道場**；持戒是得願具，是願力完備具全的。

忍辱也是道場，忍辱讓我們的心無有罣礙。**解脫也是道場**，方便也是道場；方便能夠隨機教化眾生，**多聞也是道場**；多聞讓我們聽了好的道理能夠透過行動來檢驗它的真。**伏心也是道場**，伏心就是能夠降伏我們的心，正觀我們的諸法就是道場，所以《維摩詰經》所談到這多方面的都是道場。

所以我們今天是時時在道場，處處在道場之意即在此。重點在於要克念作聖，要惟求作佛，要超生了死，

要能夠成佛作祖，要有如此涵養方可。以上是第二點。

第三點：法施人員要給自己適當的壓力。雖然壓力不好，但是法施人員一定要給自己適當的壓力，因為**有壓力才有彈力，有彈力才有愿力，有愿力才有德力，有德力才有魅力**，這是一個法施人員給自己的嘉勉，給自己的一種激盪，自我挑戰與自我昇華。以上三點是法施人員要留意的，自己要去把握的。

第四點：因為法施人員要面對的是社會各層次，各方面的人士，在此情況之下要講道理，除了基本的道學、道義之外，還需要具備世間學，所以我們要多充實，多把握，在此當中。生命是無限的，人生是有涯的，那要如何用有涯學無涯呢？唯一的辦法有以下兩點。這兩點就是讓法施人員從多學、多問、多了解當中來展現湧泉不絕的智慧。

（一）、透過心齋來涵養自己。什麼是心齋？在《莊子》人間世裡談到：有一天孔夫子對顏回夫子說：面對天下人談道理，要能夠感動對方，唯一的辦法就是要透過心齋。

顏回夫子疑惑的說：回之家貧，回不飲酒不吃葷，這樣子算吃齋了

嗎？孔夫子曰：是齋沒錯，但那是屬於『祭祀』之齋是宗教信仰的齋，而不是真正的心齋。

顏回夫子曰：那弟子敢問老師如何才算是心齋？孔夫子曰：若「一」字，若就是你，你就是只能有「一」，就是要歸「一」，你的志向只有把握這個「一」毋聽之於耳，你要聽世界之音，不要透過耳朵去聽。聞世間之一切音聲而聽之於心，就是要用心去聽。毋聽之於心，那也不要用心去聽，那要用什麼去聽呢？而聽之於氣，要用氣來聽，所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氣就是用虛來對應一切萬事萬物。這個虛就是老子所說的清虛，就是明明上帝無量清虛的虛，要用虛來聽世間的一切，用虛來對應一切的萬事萬物。唯道集虛，講這個道也是要透過虛，所以這個道是虛之集彙，虛之妙應。所以，如果能夠把握到虛，就是我們要講的心齋的意義。所以真正的心齋，孔子回答說：就是要以虛來聽，以虛來看，以虛來想，以虛來做，就是要以虛來做才能達到所謂的心齋，這是法施人員必須要去涵養去歷練的功夫。

(二)、「坐禪箴」之啟示：

「佛佛要機，祖祖機要，不觸事而知，

不對緣而照，不觸事而知，其知自微。不對緣而照，其照自妙。

其知自微，曾無分別之思。其照自妙，曾無毫忽之兆。

曾無分別之思，其知無偶而奇。曾無毫忽之兆，其照無取而了。水清徹底兮，魚行遲遲。空闊莫涯兮，鳥飛杳杳。」

此段也關係著法施人員很重要的心性歷練與涵養。

「佛佛要機，祖祖機要」。所謂「佛佛要機」就是所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諸佛，「機」是所謂的清淨本心涅槃妙性。《六祖壇經》曰：「佛佛惟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」，諸佛祖師他們的心性是相通的，他們的清淨本心涅槃妙性都是互通的，這就是佛佛要機。「祖祖機要」就是所有歷代祖師都是開悟者，但未成佛。在開悟過程當中面對各種情境，在各種情境，各種機關當中，有其修行的要點，這要點必須自己去突破與超越，如自己無法突破，也就沒辦法照見佛性，照見涅槃妙心。這就是祖祖機要。

「不觸事而知，不對緣而照」觸是接觸，事是相對的境況。我們在此世間常常說「好多事哦！」其



實世間本無事，為何會說好多事呢？因為世間是相對的塵境，在相對的塵境當中當然就多事了，所以一個真正的法施人員絕不可觸到相對的萬境當中，不管是有形無形，有情無情，有念無念都不可觸及。如果沒有被觸及就不會被這些事捲進去。所以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事。」意思就是不落入相對的情境當中，也才能真心照見。這就是不觸事而知。這樣的知才能廣才能徹，不然的話這個知還是會有知見，就不是真正的知。「不對緣而照」就是不對著外在六塵境而有所攀緣。不與塵境攀緣就能照見佛心。

「不觸事而知，其知自微」沒有去接觸到那些所謂的有事無事之事，卻又能了知一切事理的那個知是真知，那個真知自然是微妙的。這個微是最微細的，什麼是最微細？就是道心。道心惟微。

「不對緣而照，其照自妙」就是不對外在一切起攀緣心，這個照映自然就會很微妙。

「其知自微，曾無分別之思」因為這種真知，是很微細的，是清淨本心涅槃妙性，是很微細的道心，它無任何分別的思惟。好比以眼睛看一切情境，比如看到一個人的眉毛或睫

毛或汗毛，可能無法馬上即可觀察入微，因為我們眼睛是魯鈍的，是近視的，是有分別相的，所以沒有辦法照見真知，觀察微細。但是如果以一台高畫數的數位相機，在剎那間，快速地拍攝，其相照出來的人的眉毛，睫毛，一切都很清楚，這是因為照相機它沒有分別心，一照下去，什麼都一清二楚，但是人沒有辦法。人沒有辦法照見佛心、道心，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分別心，所以也唯有能夠「其知自微」，就沒有分別的思惟，也唯有如此才能照見佛心本性。

「其照自妙，曾無毫忽之兆」，此照見的奧妙是沒有任何絲毫的狀況情境的，也沒有任何蛛絲馬跡或徵兆之思惟。

「曾無分別之思，其知無偶而奇」，他的真知就沒有所謂的分別，也沒有什麼偶或奇數或一、二、三的分別執著。

「曾無毫忽之兆，其照無取而了」沒有一絲一毫的情境牽扯攀緣，沒有情況顯現時，其照無取而了，那它的照見不用去奪取，不用去採取什麼，自然而然就能夠一清二楚了。

這就好像鏡子對內不會自照，

對外境不會攀緣，但是鏡子本身有照的功能。如鏡前沒有東西，那鏡子本身空空的，東西一來鏡子就照出來了。照出來鏡子本身沒有增加什麼，那東西拿走時，鏡子本身也沒有減少什麼，所以這個照應是很奧妙的。可是我們人沒有辦法，人一有情境就照單全收，一照見什麼就應，沒有辦法像鏡子事來則應，事去則靜，所以人就沒有辦法了脫。一直在接收一直在應，一直在奪取，那就無法其照無取而了。

「水清徹底兮，魚行遲遲。空闊莫涯兮，鳥飛杳杳。」這就好比清徹底溪。所以人如果能夠不觸事而知，不對緣而照的時候，那就好像水很清澈，可是當水很清澈時，看到魚出現了嗎？水清難養魚，當有魚出現時表示水是濁的。又如在無邊無際的寬闊天空中，看得到飛鳥嗎？看不到了，可能看到的是飛機，以上二句是在啟示我們，如果能涵養如此，就能夠照破五蘊皆空，照破時間與空間，這所謂的水清徹底兮是照破時間，後面這一句空闊莫涯兮，是照破空間，所以一個人如果不被捲入時空當中情境、狀況的時候，那天地任我遨遊了，怎麼會沒有真知、沒有覺照

呢？一定有真知、有明照的，一定能夠照見自己清淨的本心，涅槃妙性，能夠掌握得住的話，還有什麼不知道的。所以有一句偈說：

道在自身非外添，
唯有德光可通天；
若是紙上尋佛法，
閱盡大藏亦成冤。

這首偈的意思是說，道在自己心性當中，而不是從外在添加什麼，所以也唯有透過德光才能通天徹地，才能夠無所不知無所不照，若是在紙上、言語間、思惟、哲學上去尋求道的話，就是讓你閱盡《大藏經》，最後還是很冤枉的，無法識透本來。

以上幾點與大家共勉，後面這兩點，一是心齋，一個是坐禪箴，做為法施人員的自我涵養和歷練的內聖功夫，內外能夠如一的話，對自己有莫大的助益。

（編按：本篇由謝介菜前賢謄稿，特此感謝。）

